

《心之灵》：柏拉图式爱情的沉思

Epipsychidion: Shelley's Meditation on Platonic Love

曹山柯 (Cao Shanke)

内容摘要：《心之灵》是雪莱重要的长诗之一，是他关于柏拉图式爱情的沉思。

“爱”这个字眼在雪莱的诗歌里提到很多，但与凡夫俗子所说的爱不同；雪莱在《心之灵》里所展示的爱是一种精神的爱或灵魂的爱。这样的爱能够使人的心灵焕发出善的力量，使人因此而过上颇具哲理的生活，并享受爱所赋予他的神圣之美。在这首诗里，艾米莉与“我”合二为一，是一个“包含着爱、生命、光和神性”的永恒整体，而这种被赋予了神性的爱是通过神话叙事呈现的。神话是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它像润滑剂，可以使文学作品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渗透着永恒魅力。

关键词：《心之灵》；柏拉图式爱情；神话叙事；神圣之美

作者简介：曹山柯，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雪莱诗歌研究”【项目批号：16BWW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Epipsychidion*: Shelley's Meditation on Platonic Love

Abstract: *Epipsychidion* is one of Shelley's important long poems, and also a meditation on Platonic Love. Although the word *love* has been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Shelley's Poems,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mentioned by the ordinary people. In *Epipsychidion*, what Love illustrates is something sublime in close relation to the spirit of love or the soul of love. Love of this kind is sure to make the soul strengthen its power of good, enabling a man to live a philosophical life with sacred beauty. In the poem, Emily and "I" are combined into an eternal One, "with love and life and light and deity" hidden inside, and the sacred love is shown with the help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 Mythology is like a moist fertile earth or lubricant that tends to make a literary work moving and touching enough, full of charming power.

Key words: *Epipsychidion*; Platonic Love; mythological narrative; sacred beauty

Author: Cao Shanke, Ph. D., is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and his research area is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caoshanke59@163.com

像西方任何伟大的诗人一样，雪莱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这不仅仅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本源，还因为他对古希腊、罗马诗人和哲学家非常崇敬，阅读了他们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雪莱在《为诗辩护》里多次提到古希腊、罗马的诗人，并对他们竭力赞扬；他还写过一篇“论《会饮篇》”的文章，对柏拉图表达了崇高敬意。读者从雪莱的《论爱》这篇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受柏拉图影响的痕迹：“当我们在自身思想的幽谷中发现一片虚空，从而在天地万物中呼唤、寻找与身内之物的通感对应之时，受到我们所感、所惧、所期盼的事物的那种情不自禁的、强有力的吸引，就是爱”（江枫，《雪莱全集》5: 234）。

雪莱对爱的理解和阐述颇具柏拉图式爱情的意味，他所要赞美的是那种区分于卑鄙之爱的高尚之爱。卑鄙之爱是仅限于肉体的爱，而高尚之爱则是永恒不朽的、能与自我的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善美之爱。只有当人拥有高尚的爱的时候，他才能够弃恶从善，因为“爱就是对邪恶的轻视，爱就是对善的尽力仿效”（柏拉图 214）。雪莱对爱的这种理解贯穿在他所有的诗歌当中，他的《心之灵》就是一首颇具柏拉图式爱情意味的长诗，它的非理性叙事结构呈现出神秘、虚幻、戏剧性和审美功能的特点，很值得一读。

—

《心之灵》原本有一个副标题：“献给被‘囚禁’在××女修道院高贵而不幸的女郎艾米莉”。标题 Epipsychidion（《心之灵》）是希腊文，epi 的意思为“在附近、接近”，而 psychidion 的意思为“可爱的灵魂”；Epipsychidion 的意思就是“关于可爱的灵魂”，江枫把它翻译成《心之灵》。据说，比萨总督 19 岁的女儿特里萨·维维安（Teresa Viviani）被父亲囚禁在圣·安娜女修道院（Convent of Saint Anna），雪莱曾拜访过她几次，还和她通过几次信。或许这个原因，让人很容易把《心之灵》里的艾米莉与总督的女儿维维安联系起来；实际上，雪莱的《心之灵》与总督的女儿并非没有任何联系。当然，即使有，那也只能是作者精神和理想上的。雪莱在 1822 年 6 月 18 日写给约翰·吉斯伯恩的信里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有兴趣听我过去和现在的故事，这首诗（《心之灵》）会向你透露一点消息。这是我生活和感情的一段理想化了的历史”（江枫，《雪莱全集》7: 502）。

雪莱提倡自由恋爱，批评传统婚姻，所以他在《心之灵》这首长诗里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以寻找爱的真谛。这首长诗的主题是关于理想爱情的沉思，非常难懂。一般读者对诗中形而上的、近乎虚无的描写缺乏感受能力，所以他们在读这首诗时感觉到扑朔迷离、深奥无比。雪莱在《心之灵》里描写一个自己心灵最钟情的爱人“艾米莉”，把她称作他“灵魂中的灵魂”

(soul within the soul)，他们像两道光线，最终合并在了一起。他消融在她的爱和美丽里，就好像淹没在了从她存在的源泉流出的水流里。艾米莉是雪莱，雪莱就是艾米莉，就像诗中说的：“我从不曾妄想死以前能见识 / 如此完美的青春形象，艾米莉，/ 我爱你；尽管人世间没有一个 / 精确名称能使这种爱免于蒙受 / 无辜羞辱。但愿我们原是孪生！”（江枫，《雪莱全集》3: 162）

“我”渴望与艾米莉是孪生的，因为我深深地爱着具有“如此完美青春形象”的艾米莉；这时，“我”和艾米莉变成了真正“的二位一体”，任何一方的缺席将是爱的逃遁，天地将因此而变得黑暗、荒芜和贫瘠。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与生命抗争，把人的肉体与精神分离开来，使人的心灵表现出某种“缺陷的爱”，这种“爱”与尘世的物质享受关联太多：贪财、贪食、贪色。这样的人往往“在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肤浅面具下掩藏着真正的心理倒错”（Mulvey 51）。然而，在《心之灵》里，“我”完全摆脱了尘世的贪欲，“我”的精神非但没有与肉体分离，而且还以“柏拉图式爱情”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被动、受苦和逆来顺受是人的自我表象，似乎他对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是臣服的。事实并非如此，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自由意志使他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意愿。当他越是强有力地思想和追逐意愿时，自由意志就一定会突破自我的局限，使他感到：打动了、迷住了、征服了、震撼了。在《心之灵》里，由于“我”对理想爱情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我”被迷住了，被征服了、被震撼了，而迷住我的、征服我的、震撼我的是艾米莉，因为“她在人生的坎坷路上和我邂逅，/ 引我走向甜美的死亡。”她是天庭的使者，“是光和爱、是不死的神圣品质！/ 是永恒灾难之中的甜美的福祉！/ 是这漆黑宇宙中被遮蔽的明灯！/ 是云上的月！是死人中的活人！/ 是高超越过了暴风雨的星辰！”（江枫，《雪莱全集》3: 161）

《心之灵》里的爱就像“我”与艾米莉融为一体的纯粹的、自觉的、不需要鞭策的、神圣的爱，它不是世俗的低级情爱，而是超越了世俗的生命载体，是反映着生命活力的精神载体。在人类肉体生长和发育得到充分满足或玷污损害之后，人类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摧毁；而恰恰在人类欢庆宴会的背后，在那肉体戴着假面具庆祝胜利的背后，人类的贪欲被“神圣之爱”所嘲笑。当所有非人类的存在物和宇宙生命的节奏一起律动的时候，人类的德行使自己隔绝于这节奏之外。雪莱在诗歌中把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物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让人类的爱与宇宙的生命一起律动，使人类的爱具有神话般的品质和功能：

你看她站在那里！是人的形体，
饱含着爱、生命、光，和神性，

和只会变化、不会死亡的运动；
 是某种光辉永恒的形象的体现；
 是某一场美梦的留影；是脱离
 第三星球来到人间的一束光辉；
 是永恒的爱情之月的温柔映像，
 这月的运动支配着生命的潮汐；
 她是春天、青春和清晨的隐喻；
 又仿佛是四月化身明媚的幻景，
 也是警告，要求那严寒的僵尸
 进入他夏季的坟茔。（江枫，《雪莱全集》3: 164—65）

从这十几行诗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一种形而上的神话般的神秘感。对生命进行深刻思考，让生命摆脱世俗肉体的束缚。不论是为了肉体还是为了心灵，这些诗行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倾向和神话情结。艾米莉在雪莱的笔下已经不是尘世间的凡夫俗子，而是一个女神的形象：她站在那里，“是人的形体，/ 饱含着爱、生命、光，和神性，/ 和只会变化、不会死亡的运动。”“她是春天、青春和清晨的隐喻；/ 又仿佛是四月化身明媚的幻景。”由此可见，在《心之灵》里，艾米莉的形象包含着所有神话的本源：人类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漫游在一个神圣的、不死的、永恒的意识空间，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充满幻想的光亮中，充分展现生命的力量，而尽力避免提及恐惧对它的损害。

美和善在古希腊哲学和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的《会饮篇》谈到了当时社会名流关于爱神与爱情的争论，也反映了哲学家对于爱的问题的深刻思考。在柏拉图看来，“恋人必须从具体可见的形体之美爱上一切美的形体，即从具体美过渡到形式美；同时必须把心灵美看得比其他形体美更为珍贵，进而导向法律和制度之美；然后，恋人凭借对美的广大领域的了解，用双眼注视美的汪洋大海。最终灵魂观照到了美本身，他那长期辛劳的美的灵魂会突然涌现出神奇的美景。这种美是自存自在、无始无终的永恒之美”（转引自仲霞 367）！要想理解柏拉图式爱情，除了对他的美的理念有所了解外，还必须对他的“善”的维度加以解读。爱的对象是善，爱情就是把善的、美的东西归于自身的欲望。爱不是与有血有肉的配偶的结合；爱是一种哲学，是灵魂与“远远高出人类情欲之上的永恒的智慧”的“不可思议的融合”（转引自吴雁飞 89）。“一个坏人邪恶地放纵情欲，那么这种爱是卑鄙的，而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地追求爱情，那么这种爱是高尚的。邪恶的有爱情的人是世俗之爱的追随者，他想要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他的爱心的对象是变化的，短暂的。所爱的肉体一旦色衰，他就远走高飞，背弃从前的信誓，他的所有甜言蜜语都成了谎言。而那些追求道德之美的爱人会终身不渝地爱他的情人，因为他所爱的东西决不会褪色”（柏拉图

220)。世俗之爱与高尚之爱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仅仅局限于肉体的享受，后者却是善与爱的化身，是心灵和精神的享受。雪莱在他的《心之灵》里恰恰展示了这样的柏拉图式爱情。

《心之灵》里的艾米莉是“我”的爱人，而“我”的这个爱人与我合为一体，是“爱、生命、光 and 神性”的结晶。于是，在“神圣之爱”的召唤下，妻子就是姊妹，姊妹就是天使，“爱能使万物一律平等，/ 我常听见我自己的心论证这令人 / 欣慰的真理：泥土里蚯蚓的精神 / 在爱和崇拜中也能和上帝相通”（江枫，《雪莱全集》3: 165）。柏拉图式爱情使陶醉在爱情中的恋人拥有神圣的美感，使生命展现出完美的心灵和精神。“通过拥有爱情和美的事物，即使是普通人也能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周游，在不断地靠近幸福”（桑塔亚那 101）。雪莱在《心之灵》里，通过“柏拉图式爱情”手法，增强读者对于生命的认知，使他们徜徉在美丽的精神世界之中。

二

雪莱诗歌中的“柏拉图式爱情”是不涉及肉欲的，它被理解为精神层面的崇高爱情。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柏拉图式爱情”表示赞赏，例如：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就对“柏拉图式的爱情”提出过批评。他在《哲学词典》里认为，所谓柏拉图式爱情“似乎是有意识的极度伤风败俗的行为；”是“原来青年无知，刚一成长，由于本能失调，就陷入这种错误的行为”（伏尔泰 89）。伏尔泰之所以这样谴责柏拉图式爱情是因为在他看来，柏拉图式爱情颇具今天的同性恋特点，有悖人的自然本性。

然而，雪莱诗歌中的柏拉图式爱情并不是伏尔泰所理解的那种单纯的世俗之爱，它被放置在一种悖论语境下，使诗歌中所描述的爱呈现出永恒不衰的张力。这种悖论就像一个婴孩，它是最可爱的，同时又是最可恨的，但归根结底是最可爱的。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诗歌在表现上的效果和力量，诗人让读者去审视对象化了的世界中那些让他感到不安的矛盾成分，并从里面寻找出“真理”来。这颇似婴儿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孩子既恨又爱；孩子的哭闹一定会使她感到烦恼、可恨，但正是从这些烦恼和可恨中，她获得了做母亲的快乐；也就是说，可恨与可爱、痛苦与快乐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难舍难分。《心之灵》里的不少诗行都具有悖论的特点，以凸显出爱的强大活力：

.....

在那丛林天然的居民中寻找着，
看能否找到一个形影类似于她，
她也许就隐身在某种面具之下。
曾有一个：她的语声是有害的

乐曲，她坐在井沿蓝色的龙葵
 毒树阴下，从她那虚伪的嘴唇
 吐出的气息也像花的淡淡清芳，
 她触摸却似放电的剧毒，目光
 中的烈焰常煎熬我体内的腑脏，
 从她莹润的面颊和胸脯会飘出
 致命的温馨，那温馨仿佛甘露，
 能一直透入我碧绿心脏的内核，
 侵湿它的绿叶，直到像年轻人
 一头青丝变成白发，以过早的
 枯萎埋没它那尚未开放的青春。（江枫，《雪莱全集》3: 170）

在这些诗行中，“她”是艾米莉，是一个与“我”合二为一的、“饱含着爱、生命、光和神性”的永恒整体。然而，在这个和谐的整体中，“她的语声是有害的乐曲，”“她那虚伪的嘴唇吐出的气息也像花的淡淡的清香”。如果说，“她”是一个与“我”合二为一的、“饱含着爱、生命、光和神性”的永恒整体，那么她的爱应该是纯洁的、没有缺点和杂质的。但从这些诗行来看，并不是这样，那种推论是假的，因为她的“嘴唇是虚伪的”，而虚伪的嘴唇吐出的气息是不可能让人感到“像花的淡淡的清芳”的。但是，“淡淡的清芳”的气息的确是从她嘴唇里吐出的；如果这样，她的嘴唇怎么可能是“虚伪”的呢？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这句话似乎都是真的，是充满了矛盾的真理。这就是悖论，它是由语言的巧妙运用而形成的。这时，“语言就成了心智征服物质世界的工具，一种霸道的力量，拒绝承认物与符号之间存在任何差别”（Bernheimer 146）。

雪莱在诗歌中对悖论手法的运用是为了说明，对高尚纯洁的爱的认识和把握需要一个曲折、矛盾的过程。人类对爱之真理的认识不但是一个不断深化而且还是一个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爱的纯真性就像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就暴露在人的面前。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到真爱的全部内容，他只有在不同时间、环境和条件下，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认识；而真爱也是从不同的侧面、层面反映其本质和规律的，从而使人的认识逐渐接近真爱的客观真理。在《解放了普罗米修斯》里，雪莱同样采用了悖论手法，以传递某种充满无穷力量的大爱；例如，狄摩高根被写成一团放射着光芒的乌云，是终极力量和终极爱的象征。对狄摩高根的描述就是一个悖论。“乌黑”（代表邪恶）与“光芒”（代表正义）原本是对立的，但它们在爱的终极力量作用下融为一体，最终推翻了宙斯的残暴统治。这种写法非常巧妙，颇具尼采的狄俄尼索斯情结，给读者带来无穷无尽的深沉遐想，并使他们进入一个扑朔迷离的狂醉状态。

狂醉状态下的爱在《心之灵》里呈现出柏拉图式爱情，它就是“我”与艾米莉之间的爱。艾米莉实质上是“我”精神的爱人，是爱的精灵，就像《心之灵》里的“我”所说的那样：“站在她美的光彩中 / 感觉到我的漫漫长夜终于黎明， / 以生气蓬勃的光照彻我的身心： / 我知道这就是多年来被遮蔽的 / 那个幻影，知道这就是艾米莉”（江枫，《雪莱全集》3: 173）。艾米莉是“我”的生命源泉，离开了艾米莉的爱，“我”的生命之水将会枯竭，“我”也将死亡。

美国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指出：“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314）。我们发现，雪莱把悖论与柏拉图式爱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心之灵》里，“我”与艾米莉的爱如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的狄摩高根一样，颇具柏拉图式爱情色彩，渗透着爱的永恒精神：

我们将合一，像两个躯体内的
一个灵魂，哦，怎能说是两个？
同样的两颗心中同样一种激情，
不断成长，直到长成为两颗星。
光焰还在扩张，有这种光焰的
星体会变得相同，接触、融合
成为一体；继续燃烧永无尽期。（江枫，《雪莱全集》3: 182）

三

《心之灵》里的柏拉图式爱情是通过神话叙事完成的，而神话像润滑剂，可以使文学作品变得鲜活起来，并渗透着永恒魅力。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关于拿斯索斯（Narcissus）的故事。拿斯索斯是河神刻斐索斯和水泽女神利里俄珀之子，长得清秀、英俊，是个美少年。他对任何姑娘都不动心，只对自己的水中倒影爱慕不已，最终在顾影自怜中抑郁死去，化作水仙花。《心之灵》里的“我”颇似希腊神话里的拿斯索斯，而艾米莉很像“我”在水中的倒影。“她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和我邂逅， / 引我走上甜美的死亡；”这与拿斯索斯水中的倒影引导他“走上甜美死亡”非常相似。

人类灵魂深处原本就隐藏着一种神话情结，它是人类来自洪荒时代的原始理念，是挥之不去的心灵寄托。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13）。艾米莉“包含着爱、生命、光 and 神性”，“是永恒爱情之月的温柔映像， / 这月的运动支配着生命的潮汐。”显然，在雪莱的笔下，象征柏拉图式爱情的艾米莉具有强大的征服、支配自然的能力。艾米莉的征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她成为

了“我”的生命源泉，使我强烈地感觉到“她的精神是那真理的和谐乐声。”雪莱从希腊神话中抽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使它变成了另一个神话；他借用神话的形式，把帕拉图式爱情表现得栩栩如生。“我们知道，神话本身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同一个神话从一种变体到另一种变体，从一个神话到另一个神话，相同的或不同的神话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有时影响构架，有时影响代码，有时则与神话的寓意有关，但它本身并未消亡。因此，这些变化遵循一种神话素材的保存原则，按照这条原则，任何一个神话永远可以产生于另一个神话”（列维-斯特劳斯 259）。《心之灵》中的“神话变异”使柏拉图式爱情增添了新的意义。

雪莱诗歌里存在着不少神话叙事，而神话叙事的运用让他的诗歌更加凸显出神秘甚至神圣的色彩。虽然雪莱是无神主义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艺术上运用神话叙事方式把原本难以言说的深层诗意以一种类似神话的形式展现出来。如果说，古希腊传统神话产生于原始无意识思想当中，那么雪莱的神话叙事则融入了他明确的哲学思想追求，即柏拉图式爱情的精神追求。通过这种追求，读者深刻地感觉到，世俗的性爱已经隐去，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沾着真正湿润而肥沃泥土的精神之爱和灵魂之爱：

来自于晶莹

澄澈的泉水，来自鲜花的芳馨，——
 朵朵都似梦中的嘴唇向深情的
 空气诉说催送她们入眠的甜吻；——
 来自不论是高是低的轻柔和风，
 来自每一朵云飘过降落的霖雨，
 来自夏季禽鸟婉转动听的啼鸣，
 来自一切有声和无声。……（江枫，《雪莱全集》3: 168）

这些诗行告诉读者：“我”的爱人艾米莉“来自晶莹澄澈的泉水”、“来自鲜花的芳馨”、来自“轻柔和风”、“来自霖雨”、“来自夏季禽鸟婉转动听的啼鸣”、“来自一切有声和无声”。与其说艾米莉是“我”的爱人或情人，不如说，她是自然之神的化身。雪莱在这首诗里讲述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而“神话是叙述性或诗性文学”（维克雷 13）。雪莱在《心之灵》里告诉读者，爱是一种超自然的强大力量，它不但可以升华为信仰，而且还可以帮助人涤除心灵的污垢。人类不能因为真爱的缺失在失望、痛苦、沮丧中徘徊，而应该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使“善”大行其道；只有这样，内心方可获得快乐和安宁。真爱“不应该”是暴虐的、冷漠的、自私的、残酷的，而“应该”是雪莱在《心之灵》里所颂扬的：“爱能摧毁墓室，能使躯体/摆脱锁链灵魂摆脱痛苦”（江枫，《雪莱全集》3: 176）。永恒的真爱在雪莱

看来，就是全人类都值得为之而努力的“善”的终极体验。

在《心之灵》里，雪莱想要通过柏拉图式爱情展示一种完美、和谐的伦理关系，即“不仅‘我’而且每个‘他者’都作为主体被实现，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相互敬爱的理想状态”（朱武振 19）。人性的高贵是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基础，就像艾米莉那样，“她的智慧启示我，要我敢在 / 撞碎过多少高贵心灵的岩石上 / 树起灯塔。”“树起灯塔”是“我”的伦理选择，是“我”敢于摒弃自私欲望的干扰，选择艾米莉——神圣大爱的象征。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里谈到人类的伦理选择时说：“人类的生物性选择并没有把人完全同其他动物即与人相对的兽区分开来，而真正让人把自己同兽区分开来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从《圣经》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生物性选择同伦理选择有多么不同。在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最初出现的人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人同牲畜、昆虫、野兽等动物尽管外形不同，但没有智慧，无异于兽。（……）只是人类最后选择了吃掉伊甸园中善恶树上的果实，才有了智慧，因为知道善恶才把自己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变成真正的人”（35）。《心之灵》里所展示的柏拉图式爱情是雪莱的伦理选择，他想通过某些虚构的特异现象把人的肉体与精神统一起来，以作出超越现实的神谕般的预言：如果人的爱升华得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心中“暗淡的影子”便会“进入那坟墓的冬季，/ 它在那里也许会长成美丽的花”（江枫，《雪莱全集》3: 174）。

充满想象或幻想是神话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文学作品最有效的表现形式。雪莱熟知古希腊、罗马神话，对《圣经》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在《心之灵》这首长诗里使用神话叙事手法来传递柏拉图式爱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艺术效果。神话就是叙事，就是讲故事，讲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却又与其息息相关的超现实的故事。就叙事手法和技巧本身而言，古希腊神话尤其是荷马史诗与西方小说或史诗相比差别不大，重要的是叙事手法和技巧所传递的思想。“叙事就是意识形态”（Tambling 109）；神话叙事不是一般小说或史诗的叙事，它传递的往往是一个颇具哲理的深刻思想。当《心之灵》表现柏拉图式爱情时，它已经超越了人世间的性爱，形成一种“万物全都彼此拥有并被拥有，直到爱和生活同一”的神圣大爱，像阳光一样直接射进“我”的心灵。

《心之灵》是雪莱对柏拉图式爱情的沉思，他借助“我”和艾米莉这两个看似有形的真实存在使无形的精神之大爱显现出来，又通过相应的形象引起其它事物。这种诗歌艺术手法使《心之灵》中的“我”彻底摆脱了尘世的束缚，和艾米莉一起变成了神秘的爱的精神。柏拉图式爱情是神秘的。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真理隐藏在那里，若隐若现，始终充满永恒不朽的生命力。耶稣对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于是，瘫子就真的能够站起来了（《新约·路加福音》5: 20-26）。艾米莉对“我”说：“要敢于

在 / 撞碎过多少高贵心灵的岩石上 / 树起灯塔。”于是，爱便“引我走向甜美的死亡；像夜被昼、/ 冬被春、悲哀被突然的希望引向 / 光明、生机和宁静安详”（江枫，《雪莱全集》3: 163）。

这就是爱的真谛，大概也是雪莱在《心之灵》中所沉思的柏拉图式爱情吧。

【Works Cited】

Bernheimer, Charles. "Linguistic Realism in Flaubert's *Bouvard et Pécuchet*."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7.2 (1974): 143-58.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Plato.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Vol. 2.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江枫主编：《雪莱全集》（第三卷：长诗·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Jiang Feng, ed. *Complete Works of Shelley*. Vol. 3.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雪莱全集》（第五卷：小说、散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ed. *Complete Works of Shelley*. Vol. 5.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雪莱全集》（第七卷：书信·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ed. *Complete Works of Shelley*. Vol. 7.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克林思·布鲁克斯：“悖论语言”，《“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Brooks, Cleanth. "Language of Paradox." *Anthology of New Criticism*. Ed. & trans. Zhao Yihe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 黄锡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Levi-Strauss, Claude.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Lu Xiaohe and Huang Xiguang. Beijing: Cul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Marx, Karl Heinrich. *Selection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The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er*. Ed. Amelia Jon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44-5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桑塔亚那：《人性与价值——桑塔亚那随笔精选》，乐爱国 陈海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Santayana, George. *Human Nature and Value: Selected Essays by Santayana*. Trans. Le Aiguo, Chen Haiming.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Tambling, Jeremy. *Narrative and Ide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P, 1991.

伏尔泰：《哲学词典·上册》，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Voltaire.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Vol. 1. Trans. Wang Yans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约翰·维克雷：《神话与文学》，潘国庆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Wikle, John.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Trans. Pan Guoq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5.]

吴雁飞：“‘柏拉图式的爱’之真谛”，《重庆科技学院学报》3（2009）：89—90。

[Wu Yanfei. “The Essence of Platonic Love.”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2009): 89-90.]

仲霞：“柏拉图式恋爱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分析”，《东北大学学报》4（2011）：367—371。

[Zhong Xia. “On the Connotation of Platonic Love and Its Aesthetic Meaning.”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2011): 367-71.]

朱武振：“伦理的‘主体性困境’探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6）：19—23。

[Zhu Wuzhen.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Delimire of Subjectivity’.”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5(2016):19-23.]

责任编辑：尚必武